

### 小说中的要角

无疑,雾在市区的风景线上加了一道神秘的感觉,并为犯罪分子的行动提供了方便的掩护,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雾会变成了侦探小说和神秘故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雾夜是作为预感的凶兆和阴郁的方面出现的。例如,人们可以在《荒凉山庄》和《小公主》的开头发现雾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雾是作为对于前途的不确定的一种比喻出现的。在《荒凉山庄》中,当艾斯特来到伦敦,并认为所有的烟气都是由一场火引起的时候,作者又一次引入了烟气和雾的存在。她没有意识到,“伦敦的特色”是永远都会在场的,“陷入五里雾中”(也就是被弄糊涂了)这种说法是在维多利亚的著作中流传甚广的一种大家接受的比喻。

作为对于不确定状态的比喻,雾的一种推广了的用法出现在本森的《月份之书》中,该书的开篇是这样的:

一月:浓重的黄雾(它带来的后果,是穿衣服和吃早饭都需要电灯)是这一年第一天的主旋律。对于任何一个以正常心理注视着这一事实的人来说,从来没有一年的开始像今天这样富有特色。带着它应该是直接写在脸上的那种清晰无误的不可思议,稠密厚重的含义从来没有被如此典型地诠释得淋漓尽致。我们盲目地摸索着未来的门槛,但却有时在这里碰触着门铃的把手,有时在那里碰触着一个门环,然而我们面前矗立着的门却依然紧闭。

尽管伦敦雾有着邪恶的性质,但却并非每个人都反对它。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狄更斯对于伦敦的空气污染的态度。似乎许多人喜欢雾的那种不停地变幻着的华丽景象。

# 艺术形象:雾都伦敦(下)

◆(澳)彼得·布林 布尔科姆

其他人则发现,它能为伦敦的景色与建筑物平添一缕神秘与迷人的感觉。M.H. 德兹维克甚至写了一篇题为《赞美伦敦之雾》的散文。

### “末日天启”元素

雾或许也可以是19世纪末出现在文学与艺术的“末日天启情绪”中的一个元素。

我们今天想象中的末日天启情绪是全球性的毁灭,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例子有时是相当局限的地区毁灭,甚至只是城镇的毁灭。理查德·杰弗里斯的小说《伦敦之后》(1885)和罗伯特·巴尔的短篇小说《伦敦的末日》(1892)说到了伦敦的毁灭。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诗人经常以伦敦的毁灭作为创作题材。

为什么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会对伦敦的前途抱有这种末日天启的毁灭看法呢?诚然,许多人对城市抱有强烈的厌恶,但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受到了他们目睹的19世纪伦敦的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从理查德·杰弗里斯的笔记本中记载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他把伦敦视为疾病缠身之地,并在一则题为《大雪》的短篇中让它毁灭于一场庞大的雪暴。我们在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中得到了特别严酷的冬天的印象,这与伦敦雪暴的幻想相符合。

人们今天记得巴尔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小说与侦探故事。写了一个糟糕的雾系列小说之后,《伦敦的末日》却让人们看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宿命式画面。

巴尔承认,他有关未来的图景的灵感来自经常发生的伦敦雾。在伦敦出现了几场格外浓厚的大雾之后,他于1904年在《懒人》杂志上发



表了这篇短篇小说。

《伦敦的末日》的场景设置在未,或许在1940年前后。它借一位了解19世纪90年代的伦敦的老人的笔写下了这个故事。老人深沉地回忆了所有伦敦雾中最具灾难性的一次。他先描述了维多利亚早期的11月是何等美好,但在一个星期五,一场大雾不期而至。按照伦敦的标准来说,这次的雾算不得特别厉害,但它却持续不散,而且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浓密,到处都开始有人死亡,但故事的叙述者足够幸运,因为他有一套呼吸器。氧气被用光了,于是煤气灯熄灭了,只剩下了电灯。他总算登上了一辆失去控制的火车开始了他的出逃之路。火车离开了坎农火车站,沿着地下隧道行进,幸运的是,隧道里还保留了一些新鲜空气,那是从乡村带进来的。在他逃出伦敦后不久,一阵西风带走了空气中的雾气。

罗伯特·巴尔认为,停滞不动的空气中所有的氧气都会被抽干,连

一个分子也不会留下。我们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燃烧和呼吸过程将在所有的氧气被用完之前便停止。尽管这个故事从文学和科学的角度上说都有缺陷,但还是很吸引人,因为19世纪的人们心中有伦敦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感觉,而这个故事描述了这种感觉的一些特征。

柯南·道尔也尝试写了一篇末日天启类文章,标题是《有毒带》。在这篇短篇小说中,当地球穿过一个充斥着麻醉气体的空间带的时候,地球上的人类生命几乎走上了灭绝之路。

### 对于艺术的冲击

有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担心,雾会对这个国家的艺术发生负面效果。雾不仅仅能够以物质方式破坏油画、雕塑、皮质家具和书籍的装订,而且它们还能够妨碍艺术家的创作。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中,阳光以及阳光所带来的蓝天和轮廓分明的阴影变少了,人们甚至时常说,艺术家们连他们借以创作的物体都看不到了。

确实,在19世纪的油画中,表现蓝天的作品变得不那么经常出现了。在中世纪油画中,蓝天的统治地位或许是由于艺术家们的图像表现方式,蓝天在其中只不过是作为蓝色的背景出现的。后来,这或许反映了一种南方的影响,导致意大利蓝天的出现频率高居不下。

在18世纪,诸如庚斯博罗一类画家认为,自然的真实图像在创造中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创造的主题必须来自画家的头脑。然而,曾经只不过是低级的随意之作的风景

画逐渐变得更为人们所接受了,而且画家们也开始质询地中海式投光法与英格兰风景画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康斯特布尔受到天空占主体的水平状东盎格鲁风景画的深刻影响,他对英格兰的天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开创了一个要求更多的现实主义的新时代。这时,蓝天的在画作中的出现频率开始降低了,这当然就没有什么可以诧异的了。

声称油画受到了厚重大气妨碍的19世纪作家未能理解艺术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在特纳和惠斯勒的影响下,油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绝对的清晰已经不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了。伟大的艺术家们正在透过被污染的城市环境观察着新的机遇。特纳显然对水汽和雾着迷,那些印象派画家的着迷程度也不亚于他。莫奈在他绘画生涯的早期访问了英国首都,而且看来,那里的雾完全没有让他感到困扰:现在挂在国家画廊内那幅《威斯敏斯特下游的泰晤士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艺术感兴趣的气象学家注意到,欧洲油画的能见度在逐渐降低。莫奈有意选择在冬天河前往伦敦,以便创作他的泰晤士河系列作品。毕沙罗等其他印象派画家把“雾”这个词放进了他们的油画的标题中。雾和空气污染并没有扼杀艺术的发展。曾于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伦敦的中国艺术家蒋彝将雾写在他题为《伦敦画记》的书中,而且发现,雾是对他具有东方风格创作视野的一种启发与帮助。

摘自《大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澳)彼得·布林布尔科姆著,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 9.不同的梦想

21岁的老史在耶鲁大学做航空快递之梦时,赖梅松还没在中国诞生;1971年,27岁的老史将航空快递的梦想付诸实践时,浙江省桐庐县歌舞乡天井岭村的老赖——赖梅松刚刚1岁,还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老史不知道有赖梅松,赖梅松也不知道有老史。

21世纪初,他们的梦想像两条弧线相交时,老史的梦早已实现,已成为世界500强、世界四大快递巨头之一的联邦快递集团总裁,赖梅松的梦刚刚起跑,不在同一量级。可是,不论人还是企业,只要是一种生命存在,就像奔跑在马拉松的跑道上,谁知道谁会超过谁,谁能笑到最后?

赖梅松与老史绝对不是一类人,指的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史和黑头发黑眼睛的老赖之间的比较,这与头发和眼睛无关,与东方人和西方人无关,与彼此的DNA也无关,关乎他们的家庭背景、生存条件、生命起点。老史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运输世家,祖父当过船长,父亲在美国南部地区经营过灰狗长途汽车公司。老史15岁就读于孟菲斯大学预科,18岁进入耶鲁大学,22岁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中尉,25岁买下阿肯色航空销售公司的控制权,27岁创办联邦快递。老史是搞水运的,父亲是搞汽运的,老史则是航运和汽运,人家一家三代把水陆空运占全了。

赖梅松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农民,他也是农民,他不可能像老史那样一下子就梦想做航空快递。他们两人的梦想就好比快递的起步,人家老史一上来就是23只像“赫耳墨斯”那样的带翅膀的“鞋子”(喷气式飞机)。23只“鞋子”同时呼啸着飞上天空,那是什么景象?黑压压一片,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赖梅松起步时只有5只带轮子的“溜冰鞋”,其中4只还是租的。

什么是梦,梦就像数学讲的射线,由端点向一侧无限延伸。条条大道通罗马。假如你的

梦想是罗马,你要是坐火车去的话,哪一个停靠站不在你的梦里?不经过那些停靠站,火车到得了罗马么?再说,火车的终点站要是罗马的话,它到那儿就不走了,你也不走么?你还得走,你的梦要像射线那样在岁月中无限延伸……

人生下来就不平等,有的人离罗马很远,有的人离罗马很近,还有的人生在了罗马。赖梅松的梦跟老史有所不同,老史是21岁就想到自己的罗马——航空快递,赖梅松21岁时梦是去罗马的停靠站。为什么呢?老史还在耶鲁大学,那是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齐名的世界名校,站得高就看得远,他知道自己的罗马在哪儿;赖梅松出生在天井岭村,他的梦注定要从那里起航,要一点点地走出那闭塞的小山村。21岁的他还在山里边做木材生意,在那儿望不见自己的罗马,也梦不见自己的罗马。后来,他从歌舞乡到了省城,又从省城到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里有梦想的机场,有梦想的跑道。赖梅松32岁时梦想才正式起飞……

古人将四周为山,中间低洼的地形称之为天井。赖梅松就诞生于这样的山坳里。这山坳叫天井岭,“天井”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都姓赖。他们守着一座祖墓。墓碑刻着:“大清嘉庆拾玖年十一月上浣日吉旦,松阳郡、念三世先祖考乘信赖公、妣夏氏孺人之墓。”说的是这碑立于1814年12月12日,葬的是赖乘信和夏氏,他们是从浙江丽水市松阳县西那边过来的。

200多年前,不知是战乱、饥荒,还是避祸,赖氏兄弟离开故乡福建古田,在浙江松阳短居后来到了桐庐。在历史上桐庐是个逃荒、逃灾、逃难的好去处,这里村庄或分散在富春江和分水江边,或散落在山坳里,只要辛勤劳作就有饭吃。桐庐有许多村庄是以姓命名的,如沈家村、范家村等,他们大多是从外边移民过来的。其他赖氏兄弟去了建德,乘信公留在了天井岭。乘信公有三子,这十几户人家即这三个儿子的后代。赖梅松家是老三的后人。

一口“天井”,一座祖墓,两百来年的岁月像云似的悠然飘去,山还是那座山,岭还是那道岭,一户人家已繁衍成十几户,变成一个自然村。

### 8.布置任务

烟抽了若干支,等那辆中巴停下时,杜立才快步迎了上去,和下车的许平秋握手,招呼着司机高远去吃饭。高远知道两位领导要谈事,避开先进楼里了。

寒暄了几句,许平秋开门见山问道:“有新任务,你们廖局长没和你们通气?”“廖局电话上说过了,让我们调拨归您指挥。”

“这就是了,厅长办公会做了决定,从现在开始,你们直接向我负责,切断和家里的一切联系。”许平秋道。一听有新任务了,杜立才的精神稍振,挺着胸说道:“许处,下命令吧,我都快憋死了,所有装备和人员,今晚就可以撤走。”“毛躁!性子这么急,真不知道你这组长是怎么当的。”许平秋不悦地呵斥了句,像训小学生一样,把杜立才说得好不羞赧。

顶层连排的六个房间和一个会议室,就是这个行动组的临时驻地了,据杜立才介绍,这是向煤炭大厦征用的地方。走进会议室,四名队员起身,向许平秋敬礼,许平秋笑着摆手道:“咱们都出门在外,别这么拘谨啊。”说罢他饶有兴致地弯腰看了看会议室几部专配的警用笔记本,连着的粗缆天线延伸到窗外。抬起头时,正对上一位面容姣好的女警,短发,大眼,圆脸。他笑着问:“我对你有印象,你叫林……林什么来着?”“林宇婧……”女警笑着道:“哟,对不起。”许平秋笑着道歉:“谢谢许处,您还记得我?”女警很高兴道,许平秋给她发过立功奖章,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禁毒局外勤上没几个女人,要记不得那就是脑瓜不管用了。你们的设备能覆盖多大范围?”许平秋问道,这才是他今天来的正题。

“这是省厅前年新配的SR02型追踪仪,对于GSM、SDM等信号追踪效果很显著,误差不会大于一百米,红外线、磁性信号稍弱,不过如果论起综合性能来,覆盖全市没有问题。”

许平秋笑了,掏出一张纸递给了林宇婧,笑着道:“输入追踪码,做好了我给你布置任务。”“密密麻麻的好多,林宇婧诧异了一下,但凡要追踪嫌疑人或者放出去的线人,一个两个就足够了,可这一次足足输了十四组信号!

“十四组信号,是十四个人,每组有三个信号源,你的任务就是二十四小时监控这些信号,如果发生信号分离、消失等异常情况,务必在最短的时间赶到现场,找到信号的携带者,这个工作可能要延续至少四十天,有困难吗?”许平秋问。

“没有。”林宇婧起身敬礼,毫不含糊。

杜立才可蒙了,这个没头没脑的任务,与案子又能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个领导布置任务的场合,他没敢打断。

等安排好任务出门时,许平秋一勾手,把司机高远远叫过来了,叮嘱道:“外面把你熟悉,谁支持不下去了,一定给我安全送回来。少一根汗毛,小心我扒了你的官衣啊。”高远远是许平秋在市局时候从派出所提拔到支队的队员,后来又进了禁毒局,说起来关系比和杜立才这个组还近。高远远嬉皮笑脸接受了任务,许平秋也笑呵呵地插了他一拳。

回到会议室,杜立才这才抓着机会不解地问着:“许处,怎么一下冒出来十四个目标?案子有突破了?”

“你想什么呢?这是省内科内的一拨新人,拉出来练练。”许平秋背着手道。

杜立才一听,心知这是把禁毒局的外勤组长当保姆用了,这办法也就许处才敢胡来。

“我这是给你一个台阶下,要不你什么也没干成,好意思回去呀?再等等看,说不定就会有转机,那就不省得再来?我告诉你啊,这十四个人都是今年一线刑警的苗子,哪位出了事我也找你负责啊,情况只限于你们五个人知道,回头把保密协议给我签上。他们的行动你每天向我汇报,但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没必要让外界知道了。对了,就不用给我准备房间了,我趁今晚上的飞机,年后省厅领导又是茶话会,又是团拜的,忙着呢。你也别灰心,碰见你们廖局长,我一定夸夸你们……别送了,东江省厅的来接我。”

一路絮絮叨叨,听得杜立才直咧嘴巴,出门厅前他停下了,果真看到了东江省厅的专车来接许平秋了,老许经常有警务协作,到各地都有熟人,被东江这边的同仁邀走了。

##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